

王京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腰面……空中的燕子们叙述……燕子们稍作夸赞，它们便摇曳起婆婆的身姿忘乎所以；夏天刚至，它们就已不耐烦头顶的太
不不休地抱紧自己的苍翠就要……的家伙拔掉；待到金灿灿的稻穗都收割了，它们才恋恋不舍地目送着最后一只盘旋在心
元飞走，带着它们的……的地方，然后低下头去，静静等待漫长的寂寥……
应该是有人特意前往一领一的风骚吧，想想那摇曳的芦花，故意去骚你眼睛，让你欲抓不能，而又不忍伤害它，只当是任
的孩子胡来，……让它……起来，一簇簇搔首弄姿，扭捏造作，招致一群群的蝴蝶、野鸟、黑嘴鸥偶尔也会湊凑热闹
其间，满耳充斥着啼鸣，那些轻盈的生灵随风摇曳，……的耐心挑战。此时这漫无边际的世界已充满生气，当然不是你
而是你的心扉已被扣开……

节

王京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芦/王京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 2
ISBN 978 - 7 - 222 - 06359 - 4

I. ①芦…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0798 号

责任编辑: 王晓燕 陈 晨

装帧设计: 马 滨

责任印制: 段金华

书 名	芦
作 者	王 京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 ynpph. km. yn. cn
E - mail	rmszbs@ public. km. yn. cn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70 千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222 - 06359 - 4
定 价	25.00 元



目录

- 1/ 泥土的气息
62/ 所谓遭遇
113/ 淡淡的苍白
163/ 冬天里的迷惘
185/ 从我们到我
210/ 刺痛
254/ 逝去的美好
300/ 不再孤独

泥土的气息

在网上浏览，不经意间发现这样一首《菩萨蛮》：

潮浸红蒿黏苇絮，碱滩生涯犹堪忆；

西风芦海黄，折腰割稻忙。

当时方年少，能作苦中笑；

笑中有泪流，不似今日愁。

要不是看见描写她的句子，我恐怕还不能想到要忆起她。

不知家乡的苇塘如今已是何等模样，料想也不会衰败下来，应该还是那般生机无限罢。记忆中，每每春天一到，那些滩涂上的精灵便伸伸懒腰而后和空中的燕子们叙起旧来，燕子们稍作夸赞，它们便摇曳起婆娑的身姿忘乎所以；夏天刚至，它们就已不耐烦头顶的太阳，喋喋不休地抱怨自己的苍翠就要被那恶毒的家伙毁掉；待到金灿灿的稻穗都收割了，它们才恋恋不舍地目送着最后一只盘旋在心头的鸟儿飞走，带着它们的愿望飞到它们永远到不了的地方，然后低下头去，静静等待漫长的寂寥……

如今应该是有很多人特意前往一领她的风骚吧，想想那鹅绒绒的芦花，故意去骚你的痒，让你欲抓不能，而又不忍恼它，只当是任由调皮的孩子胡来；你的放纵让它们越发放肆起来，一簇簇搔首弄姿，扭捏造作，招致一群群的丹顶鹤、野鸭、黑嘴鸥偶尔也会凑凑热闹。你困于其间，满耳充斥着啼鸣，那些轻盈的生灵随风摇曳，仿佛在向你的耐心挑衅。此时这漫无边际的世界已

充满生气，当然不是你在生气，而是你的心扉已被扣开……

我已是离开她的怀抱许久了，那在絮潮中翻滚的童年也已不在多年了，而心底仍留着阔别已久的感受，突然觉得一种莫名的幸福。

虽说还不到而立之年，但这种幸福对我来说还是迟了……

爸妈第一次乘车路过那片苇海的时候是 1986 年 5 月。

听妈说当时她觉得自己到了蛮荒之地，四下望去，茫茫的，心里没着没落。远远的，一些井架像铁人伫立在那，旁边点缀着些不停上下往复的机器，像缝纫机的样子。

爸告诉她那是磕头机，把油从地下抽上来。

其实爸知道的也只有这些。从部队转业，被分到了油田，一个陌生得不能再陌生的地方。看着路边那些匆匆闪过的铁家伙们，爸心头生出一种莫名。不知为什么，好像算准了会和它们扯上关系。

爸不安地回头望去，十有八九……

大路对面的旷地上，穿着奇怪的男人们三五成群的静静地站在那里，有的正向已经点了烟的伙计借着方便，好去点燃自己手中的香烟；有的正攥紧看不出本色的手套狠狠抽打着上衣、裤角，似乎黏在上面的尘土顽固得很，不给他们点厉害就死赖着不走；有的只是将双手插进裤子两侧的口袋，翘首，微微摇晃着上身。

他们似乎不大喜欢身后的那些黑影把路边的芦苇遮蔽，同时又都凝视着眼前的马路，仿佛把自己也当作夕阳图景中的一笔欣赏着。他们同样在等待着，等待着一辆班车将他们载回家去，好坐在老婆孩子面前享用或丰盛或清淡的晚餐。

眼见着红霞逐渐褪成了淡粉的暮靄，天空渐渐由浅蓝变为青绿，薄暮中那超尘绝俗的宁静悄悄在爸妈的周围降落，朦胧的夜色把整个苇塘都笼罩了起来。路顺着浩瀚的苇荡向前延伸着，汽

车依旧向前行驶，爸妈料想今后的生活应该就如同那海里芦苇的数量一般未知罢……

终点站到了，妈下了车，却呆呆地站在那儿，爸吃力地拎着两个和他体重相仿的皮箱跟在她后面。眼前的一切远不是妈意料当中的，怕是搁在今天，她仍不忍看下去。两扇锈迹斑斑的大铁门里，关着一片空旷的场地，放眼望去毫无生气，一排排的铁皮房子静静地伫在那，每个差不多有三分之一个火车车厢大，时不时有人从中出入，妈才知道那是住人的。

要是现在，给那些房子下安上四个轮子，就如同马戏团专用的车子。

妈不敢想象自己也要住进那些“小房子”里，虽说以前在农村，吃喝不打紧，至少住得宽敞，可眼下要被“关进”这样伸不开腿脚的地方有种说不出的憋屈。妈一步没挪，脸色惨白地等着爸说话，她要亲耳听他说，他们走错了，他们会马上离开这里，即便现在天已经黑了。

爸将行李放在妈脚边，准备进去报到，偌大一个院子空荡荡的，找领导的办公室简直是天大的难题。爸心里犯着嘀咕，猜想这会儿都下班了吧，谁会挨这儿等他们呢？他回头看了妈一眼，有些犹豫，妈回敬给他的是暗淡的眼神，他只得将喉头的话吞回到肚子里，扯了扯衣角，朝那充满未知的院子迈进了一步。

“喂，干什么的？”不知是天黑还是谁都没留神，大门旁边竟有个不起眼的小板房，而此时，那板房的门不知被谁推开了。

爸被突如其来的呵斥吓了一跳，定睛打量起不远处的那个人来。

那大概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矮个儿，但腰身很壮，脖子比爸的粗多了，他刚从门里出来的时候弓着腰，那模样叫陌生人看了还以为他是个比较高大的人。不知他那裹在大头皮靴里的短腿是如何支撑起他那笨重的躯干的，要不是大大分开着，估计站不

多会儿就要栽倒。

“师傅，我是来报到的。”爸紧走几步，声音略带沙哑。

“啥时候了，报个六的到！”他一手拉着门把手，另一只手在眼前胡乱比划着，算是助长自己的气焰。

后来爸私下打听才知道，这老家伙好不容易逮到个新来的小年轻，要么就是头一次来他们单位办事儿的人，他都要刁难一番，好话不说三千六你是甭指望踏进门槛半步。反映的人多了去了，可领导拿他也没办法，说是当初为救工友自己被水泥板砸了个重伤，恢复成眼下这样已经上上大吉了，咋说也是工伤，给个门卫的活儿叫他干去吧。这一干就是十几年。他能不怨么，可他又怎能怨谁去呢？

“师傅，你看我这拉家带口的也没个地方投奔，让我进去行不，先让我进去，兴许能找着哪个管事儿的呢！”爸又往他跟前凑了几步，想起上衣口袋里揣着盒烟，是临上车时丈母娘给的，便赶忙从口袋里掏出来，摸出根递过去。

“别扯这个，你是干吗的啊，还放你进去？等着吧。”他挡过爸的手，瞥了一眼，转身要退进去关门。

“别介，师傅……师傅，有事儿好商量！”爸紧赶慢赶，还是让他快了半步，伸出去的右手多亏拿着根烟，要不被铁门夹断的就是自己的指头了。

他没敢敲门，怕再有什么唐突那老家伙会疯也似的窜出来咬人。

他将掉在门外的半棵烟捡了起来，凑到嘴边仔细吹了吹黏在上面的灰，小心翼翼地重又揣进上衣口袋。

毕竟这半儿上还带着过滤嘴，只是少抽会儿罢了。

他极不情愿地挪回到妈的身边，妈这会儿坐在行李上，早就失去耐心了。

“咋自己回来了，没人接接啥的？”妈登时来了精神，不知

是急得还是累过了劲儿，一下子忘记腰腿的酸楚，站了起来。

“还接呢，我想接人家去还找不着门儿呢。”他垂下头，虽然知道这时候不该说这种话。

“你个窝囊废，跟你可怎么活哟……”妈眼前一黑，重又坐到行李堆上，紧皱着眉，想捶打自己的脑袋可两只手怎么也不听使唤，就那么瘫软在膝盖上，和在大腿里流淌着的血液一样悄无声息。

“我不是想办法呢么！别嚎了，大半夜的让人听见！”爸伸手去拉扯妈，自己都觉得两条腿在打晃，不知道会不会倒在妈身上。

“我不管！我这就回家，我不跟你受这洋罪！”妈扒拉着爸的手，指甲划过的地方不知是否留下了印记。

妈继续在马路上，在一堆行李中间踢腾着，似乎她这么一闹，爸的工作单位就会变，他们就可以提上东西奔向另一个未知的地方。

说来也怪，这条马路竟没几个行人出现，从他们来，到妈哭哑了嗓，始终没人侧目，更别说远远站定看笑话了。

“哼，真是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妈哭得全无力气，歪着头，冷冷丢出一句。

爸刚要插嘴，只听“吱呀……”一声怪响，他猛地扭过头去，眼前已黑的分不出天地，凭感觉是那扇铁门发出来的。

“鬼叫鬼叫的，丧气死了！过来，跟我们领导说！”不远处，那个霸道的声音满是不甘地蹦到爸的耳边，叫人听了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啊？哦，哦！”爸赶忙转过身去，估摸着是那个方向就朝那儿跑去，心想这老东西怎么就不点个亮。

看门的老古怪不知是厌烦了妈哀嚎还是良心发现，竟用值班室的电话联系了所谓的领导，爸就那么在电话里口头报了个到，

而那根本算不上安排的安排也是从电话那头传过来的。

当他再回到妈身边的时候，带给妈两个不幸的消息：这就是他的单位，未来的日子里他就要在这扎根；他们不住那些“小房子”，确切地说那小房子不是谁都能住的。他们是新来的，用那些“老人儿”的话叫“小年轻儿”，他们什么都没有，没身份，没工龄，没亲戚朋友，有的，只是他们彼此和眼前的行李。

当晚他们只得委身于老古怪隔壁的那间更加破旧的板房里，别的什么只得天亮再说了。

躺在冰凉的木板上，尽管身后是自己的男人，妈还是忍不住哭了，但不知为什么眼角是干的。

爸当上了安装工，就是身上系着安全绳，吊在空中，用无数个型号不等的螺丝去连接、搭建那几十米井架的工种。

有了工作，随后便有了安身的窝。被现实征服的妈欣然搬进了分得的“小房子”里。

些许日子，妈发现自己如同一条适应了新环境的金鱼，敢在自认安全的范围内摇摆起尾巴，就连在缸壁上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不慌张了。

这里的人告诉妈，想在这里生活下去，就得习惯冬季的严寒和夏天的酷热，在往后的日子里妈的确感悟到了那句话的实在。

在她看来，除了门口那个怪老头，院子里的人还是和气的，他们身上有她从未见过的旺盛的生机和力量，即使女人也如此。他们大都为人诚恳，勇敢，大方，似乎骨子里蕴藏着善良的天性，也许和这样的一群人生活在一起是件引为骄傲的事吧，他们对人对事，甚至对待争执都满不在乎，所有不快似乎撑不了多久就没趣的自动消散掉。

爸很快就和工友们打成了一片，当然，是和跟自己条件相当的小伙子们，他们大多强壮、刚健，容易发火，可时不时地扭打也变成了劳动之余的消遣方式。至于工龄高过自己不知多少年、

工资不知高过自己多少倍的老大哥们，说不嫌弃包括自己在内的这群半大傻帽那实在是客套话。小哥们儿虽说自己出不了血，但从小饭馆“顺”来两张长条凳子，要么帮着捡点废木料拼块床板，还是尽了那点热心的。

说到那破木板，晚上用凳子一搪，便是床，白天要做饭了，拆下来就是砧板。直到后来又过了些日子，隔壁的大娘串门时看不过去，回头给送来一张小方凳，虽是木头的倒也平整，妈再做饭的时候就改在它上面切菜了。所有的凳子都“各尽其用”，吃饭的时候只能守着碗蹲着。

在老家的生活已经熟透了，可在这里，生活还是稚嫩的，新的，生气勃勃的。妈用从娘家带来的钱买了炒勺、菜刀、铲子，两个磁盘子，一个水舀子，当然还有盐、米、油；筷子是从娘家带来的，至于碗，有个铝饭盒，一人用盒，一人用盖儿，正好。其实最让妈欣慰的是不必愁煤或柴钱，“小房子”里都供给天然气，妈以前从没听过，现在居然用上了。

这个家就这么拼凑起来了，缺什么短什么，妈都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点一点置办着。爸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十几块，即便精打细算，上顿不接下顿的事也常有发生。当然周围好心肠的邻居们也都帮忙拉扯着，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挨过去。

姥爷坐着北京吉普来看妈的时候，家里已经有像模像样的凳子了，纯粹意义上的凳子。但是姥爷连屋都没进，更别说在那凳子上坐坐。

他给妈带来了好吃的东西，其实他不知道妈很久没吃过木耳了。

他来的时候爸在上班，妈没有告诉他爸是干什么的，只是说他们过得很好。

姥爷在门口站了五分钟不到就走了。妈被车卷起的尘土包围，一直到看不见那墨绿色才转身回去。

妈知道东西是姥姥让他送来的，或者说是逼他送来的。

当初他就不同意妈的婚事，特别是知道妈要和爸来这个“蛮荒之地”后。

妈曾天真地以为自己什么苦都能吃，而且油田是块何等富饶的土地啊，这里的人都住楼房，都有彩电看。他曾和妈大吵，呵斥妈痴心妄想，白日做梦，她和爸在一起只能过一辈子穷日子，总有一天会哭着回来求他。妈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那个家，算是赌气吧。她暗下决心，总有一天她会住比他家更大的房子，看更好的彩电。

对于我来说，姥爷是这个世界上最疼我的人。虽然只是在我生命最初的时间里与他生活了三年，但直到现在，这个想法还深深的扎根于我心里。

妈挺着肚子撑过了最苦的一段日子，1987年我降生的时候，日子已经好过很多了，差不多每个月能偶尔花上几分钱买块豆腐吃。可姥爷还是不同意我跟着他们受苦，我才断奶就被姥爷抱回老家了。那是个奶粉紧俏的年代，姥爷抱着哇哇大哭的我在屋里急得团团转。姥姥用温水化开了一块绿豆糕，试探着送到我的嘴里，我吧嗒着嘴，算是第一次尝到比奶水甜的东西。

从那以后姥爷再也不为喂养我发愁了，难怪到现在我看见绿豆糕就会皱眉头。

姥爷那时候在县林业局做办公室主任，常有出差的机会，路途近的他一定带上我，如果要一走好几天他只好把我留在家给姥姥照看。姥姥每次看见他那不放心的表情都气不打一处来，好歹她也是拉扯大四个孩子的娘，养孩子的事还用他嘱咐。每每这时候姥姥都会咬牙切齿地对姥爷说：“我是她亲姥姥，别以为你就是她亲姥爷。”姥姥常抱着我送姥爷到大门口，看着他上车，他上车前是一定要再抱抱我的，不然他踏实不下来。

我从没想过和姥爷那次短暂的分别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什

么是等待，什么是期盼，只是听见门锁扭动的声音就会兴致勃勃地跑过去，是姥爷我就会吵着让他抱，是别人我就当谁也没看见的调头跑掉。

我喜欢被姥爷抱着，那样我可以俯视屋子里的一切，那时看来他一米八三的头和童话故事里的巨人差不多吧。当然，我还喜欢他那又大又圆的肚子，我骑在他的肩膀上是不可能隔着他的肚子看见他的脚的。

骑上他的肚子还真是一次刺激的经历。一个午后，我趁他睡觉的时候悄悄爬上他的肚子，真是够圆，我扭动着瘦小的身体来保持平衡，唯恐一不留神滑下来。姥爷被我摆弄醒了，一睁开眼睛把我吓得半死。我应该本能地滑下去溜之大吉的，可是一股热流顺着姥爷的肚子潺潺流下。

这也是出于本能。

我更加不知所措，咧开嘴开始嚎啕。

忙家务的姥姥闻声赶来，冲着不动的我们喊到：“孩子尿啦，你倒是动动地方啊。”姥爷还是纹丝没动，直到我尿完才把我抱下来放在地上，然后去洗澡换衣服。眼角的泪还挂在那儿，我奇怪着姥爷为什么没打我，整个过程他甚至连眉头都没皱过。倒是姥姥对我一顿狂轰乱炸，埋怨我弄脏了她新换的床单。管她呢，反正姥爷不骂我我就不觉得闯了多大的祸。

我不像其他的孩子那样盼着过年，似乎在他们看来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新衣服穿，才有好吃的东西。因为姥爷经常给我买新衣服穿的，好吃的就更不用说了。

记得给我买的第一件衣服并不是很合身，袖子要卷起来一大截才看得见我的手，那样子就像戴了一副套袖。颜色很新鲜，是粉红色，碰巧那是个晴朗的日子，姥爷决定带我去公园照相。

我站在他选好的背景前，皱着眉头和刺眼的阳光抗争，他站在摄影师旁边指导我怎么笑怎么摆姿势。我巴不得速战速决，强

挤出一丝似笑非笑的表情，可他并没让摄影师赶紧按下快门，而是朝着我走过来，我收回表情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当他把我已经松散下来的袖子重新挽起来的时候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重又回到我的对面，我以为这次应该一眨眼的工夫就结束了吧，他又在摄影师旁冲我使劲地咧嘴，我百思不得其解，从没见过他如此古怪。

僵持有半分钟，他的鼻尖布满了汗珠。我看着他突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咔嚓”一声，摄影师还算眼疾手快。

回去的路上我问他，干吗冲我咧嘴，他气急败坏地说那是笑！他在提醒我笑！

其实我很想告诉他——我根本没看出来那是笑。

第一场雪过后，姥爷告诉我，我妈要来看我了。

我趴在地上正疯狂地拆着别人送来的糕点盒，有三盒是一样的，每盒里的那块圆形的带芝麻的是最好吃的，这都是我的经验之谈。我根本没理会他在说什么，只是忍痛割爱地拿起一块送到他嘴边的时候，他没有吃，而是呆呆地看着我。

我没有深究他干吗那么看着我，不吃算了，自顾自地吃起来。

爸妈来的时候都快年三十儿了。姥姥紧锣密鼓地准备着，成天剁馅擀皮的，满屋子香油的味道。有人敲门，姥姥叫我去开，我暂且搁下手头的事情跑了过去，一眨眼的工夫又跑回来继续我的游戏。

我把姥爷养的金鱼从鱼缸里抓出来，握在手心里，只要一挤它们的眼睛就会鼓出来，嘴巴也会张得老大，我便趁机塞进去几粒鱼食。要知道这可是个顶累的差使，我乐此不疲地忙活着，不比厨房里的姥姥轻闲。

一个女人站在我身边，一把夺过我手里的鱼，扔进鱼缸。

我愤怒地扭过头看她，嘴揪成一团，似乎要啐她一口。

可我没有啐她，她是我妈。

这就是她和我姥爷的差别，换成姥爷一定不会做出这么无理的事。姥爷下班之前我没有和她说一句话。他回来的时候我很委屈地偎在他怀里，他问我怎么了，我就说妈对我怎么怎么不好。他没说话，这倒是够让我惊讶，换成别人欺负我他一定会痛斥那个家伙给我出气，即便是姥姥也常因为我挨数落。也许就是从那一刻起，我隐约感觉到姥爷和妈之间有种微妙的关系。

二姨家的弟弟只比我小一岁，什么都要和我抢，我就不明白，他一年才和他爸妈来一次，而我是这里名副其实的主人！在一个桔子的归属问题上我们纠缠不清，正当我要搬动靠山的时候眼前一阵眩晕——年三十晚上，刚过九点我便开始发烧。

姥爷找退烧药给我吃，我说什么也不吃。姥姥把药碾碎化到水里喂我，我依旧不吃。妈夺过姥姥手里的碗，照我屁股就是几巴掌，我疼得直咧嘴，她就势把药水灌进我的嘴里。我拼命地吐，在床上胡乱踢腾，撞翻了她手里的碗，药水洒了一床。她非但没有善罢甘休反而又碾了一片药化在水里逼我吃，这次连糖都没放。我拽着姥爷的袖子哀求着，他那怜惜的眼神分明告诉我“吃吧，这也是为你好。”

最后，我喝了那碗药水，平静地睡下了，醒来时姥爷就坐在我身边，手里拿着一个又红又大的桔子。

爸赶着上班，初三就回去了。妈在老家又多待了几天，然后也要回去了。

带我回去。

这一天终于到了，我印象中应该是和姥爷最长的一次分别，一次完全不知期限的分离。老家离火车站不远，十分钟的路。姥爷抱着我，一路听见他的脚结结实实地踩进齐膝的雪里，嘎兹嘎兹的如同姥姥跟在后面不停地掐断白菜帮子。我紧紧地搂着他的脖子，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他每向前迈一步，我离老家就远一

步。他以为我冷，就把围巾从脖子上解下来绕到我的脖子上。北风卷着雪花顺着他的衣领灌进他的衣服，我跟着他一起哆嗦着。妈让他把我给她然后叫他回去，他摇摇头，说路不好走怕妈摔到我。妈拧不过他，只得在后面吃力得跟着我们。

不知是累了还是风太大了，他的步子越来越小，妈最后竟和他齐头并进。

站台上积了厚厚一层白雪。姥爷仍旧抱着我，估计我脚一着地就得被雪埋了。他嘴里一个劲地嘀咕着什么，后来才听清。

“火车晚点了，晚了……”

火车像一条墨绿色的巨龙咆哮着驶进这个不起眼的小站。姥爷抬手看了看腕上的表——的确晚了。

没有几个人下车，当然上车的人也不怎么多，我们娘俩就是那为数不多的乘客中的一部分。

妈在梯子上磕了磕鞋底的雪，然后转过身要从姥爷手里把我接过去，姥爷不紧不慢地跟她说：“你先上去吧，找座位去。”

妈无奈地径自上了火车，姥爷在站台上透过车窗跟着妈往车厢的另一头走去，当她找到座位的时候，把窗子打开让姥爷把我给她。

他扒了扒挡住我眼睛的围巾，顿了顿，重新把围巾往上拉了拉，我又被裹了个严实。妈在车厢里喊了起来，车要开了，他得把我给她了。

他轻轻一举就把我从窗户送进了车厢。

车开了，姥爷跟着向前走，他突然开口说道：“过几天就回来，让你妈带你回来，姥爷来接你。”我把挡住眼睛的围巾往下拉，直到露出嘴巴，然后把手伸出窗子，拉着他的手，拼命地点着头。

火车把姥爷远远地甩在后面，我开始哭，心里责怪着他为什么不跑得再快一点。妈抱着我，告诉我说姥爷要上班，不然不能

挣钱给我买糖。我于是不再哭闹，因为我坚信下次见到他的时候他一定会拿好多糖给我，只是不知道那个时候要多久之后才会到来……。

睡了几觉我们才到站。下了火车，妈又急忙往汽车站跑。我被搞得晕头转向，只得闭上眼把头埋进她的怀里。

车子路过那片苇塘的时候我已经不知是第几觉醒来。天色已经暗了。我把脸贴在窗户上，两只手搭在额前向外张望，灰茫茫的天和白茫茫的地看了就让人胸口发闷。偶尔见个井架孤零零地站在那儿，旁边还有一些巨型的缝纫机，我想起姥姥的缝纫机是会做衣服的，就问妈：“那些大缝纫机是给那个‘大人’做衣服的么？”妈点点头。我又问她：“它们怎么不动？”妈说：“天冷，它们冻僵了。开春儿就好了……”

开春燕子会飞回来，像姥姥教给我的儿歌里唱的那样；开春那些缝纫机会开始缝制衣服，让那些赤条条的“大人”们不再红着脸站在那。至于开春我能不能见到姥爷就说不清了，也许他们会把我送回去，或者姥爷来看我。我不想和二姨家的弟弟一样，只有过年才回去。这些想法在我的肚子里打转，终究没被我说出口。

那天起，我重又开始和爸妈生活。早上我没起的时候爸已经上班去了，等我起来了，妈就会用扁担担着两个水桶拉着我和她去挑水，偶尔也会挎着篮子带我去供应站前排队买鸡蛋和其他紧俏的食物。

在老家我已经学会用勺子自己吃饭了，可是在这里妈总会从我手里夺下勺子，塞给我一把筷子。我常因为那两根又粗又笨的家伙盯着眼前的饭菜干着急，妈却像没看见似的，直到累了一天的爸被我搅的心烦她才不得不允许我使勺子。

一个月后，我已经能熟练地夹菜给他们了。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还要拿出什么比这两根木棍儿更难控制的